

4月12日至14日，2024“花冠鲁雅香”牡丹笔会暨知名作家走进中国牡丹之都主题创作活动在山东菏泽举行，我市部分作家受邀参加。当文学邂逅牡丹，共赴盛大春天，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本期特刊发两位作家作品。

菏泽的牡丹

南书堂

春天处处，它的美多由花枝描述在菏泽，描述春天的是牡丹；人间美好被描述到极致的，是牡丹把人变成人海的唯有牡丹

是牡丹钟情于菏泽，还是菏泽钟情于牡丹这里几乎汇聚了世上所有的牡丹家族我知道，美的事物皆有个性能让她们走到一起光爱还不够，还需要比爱更辽阔的胸襟与气度

我像在翻阅牡丹的词典每一朵都是一个词每一个词都摇曳着、倾吐着各自的色彩和意思艳丽，华美，雍容，国色天香……词语们一旦被组装读出怎样的句子是我的事读成一篇文章时我的心一再被美的暴力击溃

听说她们一些原产地在秦岭和我同一籍贯隔了七百多公里，一千多年她们的盛情，我的欣喜仍是乡党间的礼仪倘若她们再好客一分我将忘记归程，不思陕西

在一场突然而至的雨中道别她们翘首相送仿佛舞蹈着汪伦的踏歌我挥一挥衣袖，只带走她们作为礼物赠予的芳香因为雨，芳香沉甸甸的

徜徉牡丹园的几日，风和日丽，齐鲁大地春风万里，就在将离开菏泽的这天夜里下雨了。本来的不舍在相继告别中就有些无法表达，相互在允诺着牡丹园里相聚，雨这一落，离别的心就有几分潮。菏泽人给的热情，更多的是这里的牡丹给我留下无比美丽、妩媚和美好。

我从秦岭来，巍巍大山几十年，极目蓝天或仰望崇山峻岭，把思绪交给滔滔东去的丹江河，眼前一片小小的迎春花，几株山丹丹都会令我想象出一种万紫千红的美。土瓦屋的山坡上是父亲栽的几株牡丹。那些年发展多种经营，是集体的苗子，好地要种粮，牡丹的命运就是林间空地，是集体划拔的饲料地。每每有收药人喊着“收丹皮”的时候，乡邻才想起曾经种过的牡丹，少不了摇摇头，“喊”一声的不屑与无奈之后，算是牡丹的话题了。收药人空着进村空着出村。

这么多年，见过许多牡丹花，参加过多次牡丹画展、牡丹花会，特别是洛阳那位画白牡丹的朋友展示她的画作时，只是为艺术惊鸿一瞥。

这次赴菏泽，几经踌躇，最后成行。初到菏泽的这天，已是春日午后，没有休息，朋友催促我先去看看近处的牡丹吧。一般而言，踏青赏花，放飞心情都是迎朝阳、踩朝露。我还是随朋友去了就近的一个“天香牡丹园”，穿过人的丛林时候，却没有往常人群中的那味。我知道自己是“狗鼻子”，嗅觉极灵。十七岁当天工的时候，隔壁出纳老王是四口之家，她孩子复习，夜里煮饭，第二天我会说老王，昨夜给娃做的清水拌汤，她惊讶地问你咋知道，我“吡”一笑，说我嗅着。又是一次我说，老王昨夜拌汤用鸡蛋了，她笑了，笑得灿烂，说“狗鼻子”。这毛病有些害自己，在家乡赶着看看看电影，母亲总要给我说说看的啥，当然我会给她说出，是《地雷战》《地道战》《第八个是铜像》。“值钱吗？”母亲问的是铜像，我笨笨地笑，说，老贵了。其实，每次我都是在人群背后的远处，有一搭没一搭地看，从未有围观看完的时候，我是在逃避人群的气味。

这一刻，牡丹园无法逃避的人群，拂动的是阵阵沁入肺腑的牡丹花香气，总算挤到园篱边上。扑面而来的花香令我不知所措，蹙一蹙鼻子怕错过了哪一缕香。更是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恨不能自己有十双眼睛，看了红的看白的。朋友拖着山东腔说，这还是小园子，还有更大园子，大到千亩连片。我迈不开眼，舍不得挪步，仿佛老光棍第一次见到三寸金莲。

我常常为今天的孩子唏嘘，感叹，李白、

初见菏泽看牡丹

王卫民

杜甫时代，他们活得多么轻松，掌灯、伏案疾书，最大的轻松是没有手机的诱惑。馥郁中辨别不出白牡丹的香还是黄牡丹的香，却能辨出这里的泥土和家乡不一样。黄沙淤积形成的土是沙土，孕育着这里的文明、文化。常说的“山东大汉”，就是对这块沃土的赞美。当然这里牡丹繁盛似锦是菏泽人用心，用汗水和人文浇灌。

向晚，西天一片晚霞嫣红，云蒸霞蔚，暮色降临。人群依旧熙攘，天南地北的游人操着不同口音同时在赞叹，在惊呼。俄顷，古城菏泽已是“灯火万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每日几百万来看牡丹的人，为这个城市带来了热闹。超市、食府、宾馆，一张张菏泽人热情的笑脸，谦和大方，璀璨绚烂的夜灯，彩虹般映照着牡丹园。

渐渐人群稀落，月筛银光，花影婆娑，夜的牡丹园在幽幽的暮色中有别样的妩媚。叶子最先融入夜色，黑牡丹趁先睡了，黄牡丹进入朦胧状态，倒是白牡丹十分清醒，像哨兵一样警惕，在没有灯光的地方，白牡丹影子亭亭玉立，粉黄带紫的花蕊替她休息。

我可能是最后一个走出这个牡丹园的人。都市喧嚣和嘈杂没有了，偶尔某个工地上的铁板落地一声响，清脆刺耳，与计程车轻轻一声汽笛，像是这个城市的甜酥。牡丹园一片恬静，石拱桥下清澈的水面偶尔有鱼跃出，又轻声落下，潮潮的夜风从牡丹园拂过，露珠停在牡丹叶子和花瓣上。环卫工人打扫园子也是轻手轻脚，怕打扰了正在绽放的花神，扫帚款款划过的声音轻柔美妙，垂柳轻摇，飞絮飘落在夜里，牡丹园也是这么美。回宾馆路上，也有和我一样来看牡丹的人，低低絮语着关于牡丹的话题。伫立街头，向苍穹望去，灯火阑珊处，东方天际已经泛出的鱼肚白。新的一天我还要去没去过的牡丹园，必须打个盹，在擦脸镜子里我看到一个人，头上落满白白茸茸的柳花，眉毛也白了，简直就是白头翁，我和他在镜子里同时笑了。

清晨，齐鲁大地的春色里万木争荣。每一步都怕抖落这里的露珠，蹑手蹑脚怕惊醒还在沉睡的牡丹。睡莲，睡荷之说，那是骄阳当空的时候，这里早晨的牡丹更加精神抖擞，叶子上一颗颗晶莹的露珠，有大有小，顶着水里的花儿没有了夜牡丹的娇羞，迎着朝阳，喜喜色色在园子里。我不是花仙，也不是园丁，只能算雾里看花的人。连片牡丹气贯长虹的震撼，不许我有一点儿气息。因为牡丹不是狗尾巴草的性格，看她们的名字，就会体会到与百花的不同。我本来就是一个愚钝的人，那一刻眼花缭乱，努力睁大

眼睛，也用心在记，还是记不住，牡丹花一千多个品种，只记着红牡丹的娇艳，白牡丹的妖冶，黑牡丹的沉稳、羞涩，绿牡丹的端庄华贵，黄牡丹的清丽与大田油菜花的灿黄没有差异，但不油腻。青海门源县的百里油菜花海，眼前无他色，想见到一抹红都是奢侈至极。如果那里能有一株菏泽牡丹，那该是多么美。

潮水般的游人来自五湖四海，看牡丹心切，少不了步履急促、拥挤。到了入园闸口的时候，每人一顶手编插着牡丹花的花帽子，唤醒童心，更能融入气氛。一行人从绿色通道入园，据说这是菏泽最大的牡丹园，有几十万亩。感动与震撼得我几乎流出眼泪。有记者采访，竟不假思索地说了“震撼”一词，过后细想想，我对着镜头不是在回答记者提问，而是对牡丹的虔诚表白。手机快没电了，好在我有随身装小本的习惯，随手记着蔷薇型花瓣的“二乔”、楼子阁台型的“盛楼丹”，刚才我们一行的人头上都顶着牡丹花帽，简直就是流动的牡丹园，连天接地得无法分辨。牡丹在菏泽不仅推动了这里的旅游业，更是发展成为一种产业，提升着这个黄河冲积平原的城市的品位，花帽作为旅游助推动产品、消费品，给游人多了一份愉悦，而这时给我的却是茫然，分不出是谁。花的迷宫里，东走西撞，带队发了定位，也无法找到他们。那年国庆节，我曾单骑独闯罗布泊，在楼兰古城下迷失荒野四天，几次绝望，天佑好人，终于活着回来，成为一段传奇，莫非我要迷失牡丹园？我前面的人不走了，围着绿篱下的一株小小蓝色的星星花，有说野草的，有说小小蓝地丁的，我插过一句说，“老汉苦皮袄”。众人顿生疑惑，不知是我普通话别扭，还是表达不准确，反正小时候打猎草时就这么叫，因为它是单株成片的样子。有人喊“蓝地丁”，这时我想起，这叫“婆婆纳”。“啪啪啪”误把鱼目当珍珠的游人，蹲着的，跪着的，弓着腰的，把镜头对照着婆婆纳拍照，我想笑。还有人往这里挤，也有瞥一眼后不屑而去的，我也刚想走开，有人就住我将腾出的空位子挤，是蚂蚁沾了大象的存，要不是牡丹花在这里，谁还会留意它的存在。

主办方的潘老师在人堆里瞅着我，喊着我。笑着冲我道：“肯定是在看那棵小花吧。”我嗯想着，脸上多少有点不好意思，从秦岭来的一个老男孩，少见多怪，有点不自信。潘老师又笑着说，走散了的人我是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在这里找到的。“你手机又是没电了吧？”他问。“嗯嗯！”我

忙不迭地点头。生活中有多少不值得在乎的东西，若在乎了就有趣，随潘老师走出老远了，我回头，那堆人还在，走的走了，好奇的又围上去。

蒲松龄饱读诗书，一生不得志，杏坛几十年没有培养中一个上榜的学生，不说误人子弟，也是令世人失望，因而成就了名著《聊斋》，可以想象一个读书的人困惑、焦虑，和教不出一个成名的学生而有多么的难堪与尴尬，却从未失一个学富五车知识分子的雅兴和情怀。也许曾结庐牡丹园，或遥遥嗅花香，在名篇《葛巾》里就有葛巾紫和玉版白的神话故事。今天见到的绣球型花瓣的葛巾紫，就是当年蒲松龄从淄博赶过来见过的品种，和玉版白同在一个园子里，同时绽放，共享着春日阳光，何等拟人的相似，一紫一白，生死相随。

刺松树历经200多年风雨，在无数个霜天烈日里不曾倒下，每一次电闪雷鸣的炼狱中，更加挺拔、苍翠，密扎的枝叶外伸，保护着树干。我久久凝望感叹几百年前菏泽人的智慧和审美，那时的古曹州，沃野千里，五谷稼穡，使这块土地的现代文明有了基础。此刻伫立“救涌坊”，清幽的松柏香带着岁月久远的气息，沁人心脾。有从这里走过达官贵人，也走过强盗、乞丐，无论求财求官，还是救赎，或者乞求保佑，随着时间的逝去，都被淹没在岁月河中。刺松坚守如初，伴随着这里的牡丹，花开花落，终于迎来菏泽人的盛世华章。

我和朋友都拍了照，一脸的凝重。归期定了的夜里，菏泽下了场春雨。清晨，我又去牡丹园，这简直是无缘由的情愫。经雨的牡丹泪汪汪地牵拉着花瓣儿，落了瓣的牡丹裸露着花蕊，落在园子泥土的花瓣儿，更是五彩斑斓，并不比在花树上失美。暮夜中绽放的牡丹顶着雨珠依旧昂着头，傲视远方。“化作泥土更护花”的瞬间也没忘把娇媚留给世界。牡丹的柔美性格在冥冥中注定了“国色天香”的富贵和华丽。

雨滴落在赵王河平静的水面，一圈又一圈的小涟漪泛过，不留一丝痕迹，却把落在水中的柳芽儿推到岸边。昨日还肆意飘舞的柳絮，有点飞扬跋扈，这会儿没了一丝气息。几只黑雨燕从水面划过，又迅速飞起，曾经浩浩荡荡的赵王河是多么繁忙的漕运水道。因淤而渐渐废止，空留一只大船静置于博物馆，成为镇馆之宝，留一泓秋水从牡丹园穿过，是如此安详、坦荡，无怨无悔静静流向远方。

“长安虽好，却不是久留之地”。赵王河的古船定会载着我进长江，入汉江，回到丹江畔的秦岭脚下的小州城。

月亮爬上树梢梢

邹小芳

夕阳掉进山脊，暮色开始苍茫起来，寂静的村庄，透露着某种诡异。

我们从黑洞洞的土房子里跑出来，哥哥紧紧握住我的手，像用力攥着一颗要蹦出来的心，直到那两扇笨重的木门“吱嘎”一声合拢，我们忽然就不害怕了，似乎一切黑暗都被关进屋内。

我和哥哥头挨着头，背靠着门框，在门墩儿上坐着，开始等月亮爬上场院边的柿子树，等着沉沉的麦捆，踩着月光的影子回家的父母亲。

那是多么焦急而漫长的等待啊！

月亮迟迟不露脸，天上挤满了小星星，我和哥哥比赛数星星，他会找到一颗最亮的星为坐标，他从东边数，我从西边数，数着数着，那颗最亮的星星倏忽不见了，而分不出胜负的比赛又是那么无趣而乏味。我们便奔向大场，地里收割回的麦捆子，堆积成小山，我们因地制宜，用麦捆子垒成了一个大大鸟窝，然后将各自的身体全部舒展在鸟窝里，麦子上滞留白天太阳烘烤的余热，我们像是躺在一张温软的床上。空气里弥漫着麦香，似乎每一个呼吸都是那么甜美、纯净和自然。这时，萤火虫会频频光顾，耳膜里的蛙鸣此起彼伏，而那隐约的村庄、模糊的田野，黑的兽脊似的山峰，在夜色里不再诡异，反而有几分生动。

月亮出来了，星星就一点点暗下去，我们的目光便聚焦在场院边的柿子树上，看月亮踩着那些密密麻麻的纹路，摇晃着身子，不紧不慢地往上爬。有时它会久久逗留在树杈上，有时又藏在密密匝匝的树叶间，似乎故意在挑战我们的耐心。

父母什么时候回家？我缠住哥哥问。

“等到月亮爬上树梢梢，父母就从地里回来了，别怕，我陪着你。”哥哥信誓旦旦。

我一直沉浸在哥哥的这句话里，于是就更急切地盼着月亮爬上树梢的那一刹那，可那时的我，又怎么懂得父亲母亲是在接住月亮的光亮带领我们奔

向生活的光亮。

“麦黄快割——麦黄快割——”空旷的夜里，布谷鸟声声催促，牵动着每一位土里刨食人的心绪，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较量中，我的父亲母亲必须争分夺秒。天刚破晓，院子里就有了霍霍地磨镰声、扁担的吱呀声、伴着鸡鸣狗吠和父母忙乱的脚步声。当一切归入沉寂，而我们还在炕上做着香甜的美梦，父母就去地里割麦子。房子建在沟沟边，土地开垦在山梁梁，一趟就是好几里，他们舍不得把时间耗费在山路上，一整天顶着烈日，忍着饥饿在地里挥汗如雨抢收，他们把心成熟的麦穗被暴雨侵袭，被野兽糟蹋，趁着月色，把那些沉甸甸的麦捆子，晃悠在父母的肩上，他们挑起的是一家人一年的口粮，一家人全部的希望，我似乎看到父母每向回家的方向挪一步，月亮就朝着树梢爬一点点。

那晚的月亮有些赖皮，把慌忙的夜拉得那么长。哥哥用一些胡编乱造的故事来消磨时间，渐渐的，听得我有些困倦了，眼皮子越来越重。后来，我终于沉沉地睡去了，在等着月亮爬上树梢的间隙里，在等着父母回家的渴望里，在被夜越来越浓重的湿气包裹的“鸟窝”里沉沉地睡去了——

我不知道这时哥哥已悄悄离开了，把我一个人丢在鸟窝里，而他的离开让整个村庄发生了一件史无前例的惊天动地的大事，是让所有人当时流着眼泪后来又笑着说的故事。

我是被父亲从麦捆堆里拎出来又摔在地上疼醒的，我的眼泪还没来得及从眼眶里蹦出来，母亲急切的呼喊铺天盖地朝我打来：“哥哥——你哥哥——他不见了！”我吓得一下子清醒过来，才看清月亮已完全爬上树梢梢，而母亲的脸，汗水和泪水纠缠在一起，像月光一样惨白的脸。我指着我们搭建的鸟窝：“我睡着前，哥哥就躺在我身边，还讲故事呢！”

父亲母亲把满场的麦捆子翻了底朝天，还是不见哥哥的踪影，家里家外。房前房后，但凡能塞进

去人的地方都找遍了，还是一无所获。母亲一下子瘫坐在地上，撕心裂肺的哭声惊动了村邻，大家奔走相告，寻找哥哥的队伍越来越庞大。那一晚，村村落落，沟沟渠渠，哥哥乳名的呼喊声弥漫在空旷的夜里，久久不散。

折腾到天亮毫无结果，大家的心里都有了一个一致的结论，那就是狼叼走了，更合理的解释是为了保护妹妹让狼叼走的，只是谁也不忍心说出口。就在全村人一边哀伤哥哥的不幸一边庆幸我活着时，而我的哥哥，从场院边的一个卷着的席筒里爬出来了，那里藏着的，从父母亲手中一粒粒落下来的白天晒过的、滚烫的粮食。他伸了个懒腰，抖落头上身上沾满的麦粒，脸上也被麦粒磨成了麻子窝儿了，看上去有些滑稽。显然，他对昨晚的事一无所知，似乎也忘记了要陪妹妹等到月亮爬上树梢梢的一句誓言。

母亲扑上去，抓住哥哥衣领，用尽全力推出去又拽回来，然后紧紧地拥在怀里，有气无力地说：“你这一晚倒是睡得香啊！”是啊，谁能想到他给自己找了这么一个美美睡觉的地方！

那时的我，还体会不了大喜大悲，我只知道我的哥哥毫发无损。他还会继续延长我童年里那些啼笑皆非的故事，比如明明驮着我在旷野里飞奔几里地，才发现肩上空空如也，再转身去寻找摔得鼻青脸肿的我。又比如明明在装满黄豆秆儿的架子车后面推着走，一不留神就坐到黄豆秆儿上去，任凭我在前面掀起屁股使出吃奶的劲儿他却后面偷着乐，当然在委屈去告状后他也少不了一顿棍棒。

后来的后来，我和哥哥先后离开村庄，各自奔忙在不同的城市。在每一个有月亮夜晚，我会独自坐在阳台上，静静地等候月亮爬上树梢梢。只是，月还是那轮月，树却不是那棵树了，心境也再难回到从前的心境了，而那些长长短短的故事，总让我频频回头张望，然后热泪盈眶。

